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五

序

羅履素詩集序

壬戌

履素先生詩一帙爲篇二百有奇浙大叅羅公某以授陽明子某而告之曰是吾祖之作也今詩文之傳皆其崇高顯赫者也吾祖隱於草野其所存要無愧於古人然世未有知之者而所爲詩文又皆淪落止是某將梓而傳焉懼人之以我爲僭也吾子以爲奚若某曰無傷也孝子仁孫之於其父祖雖其服玩嗜好之微猶將謹守而弗忍廢况乎詩文其精神心術

之所寓有足以發聞於後者哉夫先祖有美而弗傳是弗仁也夫孰得而議之蓋昔者夫子之取於詩也非必其皆有聞於天下彰彰然明著者而後取之滄浪之歌採之孺子萍實之謠得諸先王夫固若是其寬博也然至於今其傳者不過數語而立則亦豈必其多之貴哉今詩文之傳則誠富矣使有刪述者而去取之其合於道也能幾履素之作吾誠不足以知之顧亦豈無一言之合於道乎夫有一言之合於道是其於世也亦有一言之訓矣又况其不止於是也而又奚爲其不可以傳哉吾觀大叅公之治吾浙寬

而不縱仁而有勇溫文蘊藉居然稠衆之中固疑其先必有以開之者乃今觀履素之作而後知其所從來者之遠也世之君子苟未知大叅公之所自吾請觀於履素之作苟未知履素之賢吾請觀於大叅公之賢無疑矣然則是集也固羅氏之文獻係焉其又可以無傳乎哉大叅公起拜曰某固將以爲羅氏之書也請遂以吾子之言序之大叅公名鑒字某由進士累今官有厚德長才向用未艾大叅之父某亦起家進士而以文學政事顯羅氏之文獻於此益爲有證云

兩浙觀風詩序

王戊

兩浙觀風詩者浙之士夫爲僉憲陳公而作也古者天子巡狩而至諸侯之國則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其後巡狩廢而陳詩亡春秋之時列國之君大夫相與盟會問遣猶各賦詩以言已志而相祝頌今觀風之作蓋亦祝頌意也王者之巡狩不獨陳詩觀風而已其始至方岳之下則望秩於山川朝見之士之諸侯同律曆禮樂制度衣服納價以觀民之好惡就見百年者而問得失賞有功罰有罪蓋所以布王政而興治功其事亦大矣哉漢之直指循行唐宋之觀察

廉訪採訪之屬及今之按察雖皆謂之觀風而其實代天子以行巡狩之事故觀風王者事也陳公起家名進士自秋官郎擢僉浙臬執操縱予奪生死榮辱之柄而代天子觀風於一方其亦榮且重哉吁亦難矣公之始至吾浙適歲之旱民不聊生飢者仰而待哺懸者呼而望解病者呻鬱者怨不得其平者鳴弱者強者蹶者嚙者梗而孽者狡而竊者乘間投隙沓至而環起當是之時而公無以處之吾見其危且殆也賴公之才明知神武不震不激撫柔摩剔以克有濟期月之間而飢者飽懸者解呻者歌怨者樂不

平者申蹶者起嚙者馴孽者順竊者靖滌蕩剗刷而
率以無事於是乎脩廢舉墜問民之疾苦而休息之
勞農勸學以興教化然後上會稽登天姥入鴈蕩陟
金娥覽觀江山之形勝慨然太息吊子胥之忠誼禮
嚴光之高節希遐躅於隆龐挹流風於彷彿固亦大
丈夫得志行道之一樂哉然公之始其憂民之憂也
亦既無所不至矣公唯憂民之憂是以民亦樂公之
樂而相與歡欣鼓舞以頌公德然則今日觀風之作
豈獨見吾人之厚公抑以見公之厚於吾人也雖然
公之憂民之憂其惠澤則既無日而可忘矣民之樂
公之樂其愛慕亦既與日而俱深矣以公之才器
天子其能久容於外乎則公固有時而去也然則其
可樂者能幾而可憂者終誰任之則夫今日觀風之
作又不徒以頌公之厚於吾人將遂因公而致望於
繼公者亦如公焉則公雖去而所以憂其民者尚亦
永有所托而因以不墜也

山東鄉試錄序

甲子

山東古齊魯宋衛之地而吾夫子之鄉也嘗讀夫子
家語其門人高第大抵皆出於齊魯宋衛之間固願
一至其地以觀其山川之靈秀奇特將必有如古人

者生其間而吾無從得之也今年爲弘治甲子天下當復大比山東巡按監察御史陸爾輩以禮與弊來請守仁爲考試官故事司考校者惟務得人初不限以職任其後三四十年来始皆一用學職遂致應名取具事歸外簾而糊名易書之意微自頃言者頗以爲不便大臣上其議天子曰然其如故事於是聘禮考校盡如國初之舊而守仁得以部屬來典試事於茲士雖非其人寧不自慶其遭際又况夫子之鄉固其平日所願一至焉者而乃得以盡觀其所謂賢士者之文而考校之豈非平生之大幸歟雖然亦

竊有大懼焉夫委重於考校將以求才也求才而心有不盡是不忠也心之盡矣而真才之弗得是弗明也不忠之責吾知盡吾心爾矣不明之罪吾終且柰何哉蓋昔者夫子之時及門之士嘗三千矣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其尤卓然而顯者德行言語則有顏閔予賜之徒政事文學則有由求游夏之屬今所取士其始拔自提學副使陳某者蓋三千有奇而得千有四百既而試之得七十有五人焉嗚呼是三千有奇者其皆夫子鄉人之後進而獲游於門牆者乎是七十有五人者其皆身通六藝者乎夫今之山東猶

古之山東也雖今之不逮於古顧亦寧無一二人如昔賢者而今之所取苟不與焉豈非司考校者不明之罪歟雖然其於諸士亦願有言焉夫有其人而弗取是誠司考校者不明之罪矣司考校者以是求之以是取之而諸士之中苟無其人焉以應其求以不負其所取是亦諸士者之耻也雖然予豈敢謂果無其人哉夫子嘗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夫爲夫子之鄉人苟未能如昔人焉而不耻不若人不知所以自勉是自暴自棄也其名曰不肖夫不肖之與不明其相去

何遠乎然則司考校者之與諸士亦均有責焉耳矣嗟夫司考校者之責自今不能以無懼而不可以有爲矣若夫諸士之責其不能者猶可以自勉而又懼其或以自畫也諸士無亦曰吾其勗哉無使司考校者終不免於不明也斯無媿於是舉無媿於夫子之鄉人也矣是舉也某某同事於考校而御史僱實司監臨某某司提調某某司監試某某又相與翊贊防範於外皆與有勞焉不可以不書自餘百執事則已具列于錄矣

炁候圖序

戊辰

天地一元之運爲十二萬九千六百季分而爲十二
會會分而爲三十運運分而爲十二世世分而爲三
十年年分而爲十二月月分而爲二氣氣分而爲三
候候分而爲五日日分爲十二時積四千三百二十
時三百六十日而爲七十二候會者元之候也世者運
之候也月者歲之候也候者月之候也天地之運日
月之明寒暑之代謝氣化人物之生息終始盡於此
矣月證於月者也氣證於氣者也候證於物者也若
孟春之月其氣爲立春爲雨水其候爲東風解凍爲
蟄虫始振爲魚負水獺祭魚之類月令諸書可考也

氣候之運行雖出於天時而實有關於人事是曰古
之君臣必謹脩其政令曰奉若夫天道致察乎氣運
曰警惕夫人爲故至治之世天無疾風盲雨之愆而
地無昆虫草木之孽孔子之作春秋也大雨震電大
雨雪則書大水則書無冰則書無麥苗則多麋則書
蜚雨蠱蟪生則書六鷁退飛則書隕霜不殺草李
梅實則書春無冰則書鸛鵠來巢則書凡曰見氣候
之愆變失常而世道之興衰治亂人事之汗隆得失
皆於是乎有證焉所以示世之君臣者恐懼脩省之
道也大總兵懷柔伯施公命繪工爲七十二候圖遣

使呂幣走龍塲屬守仁叙一言於其間守仁謂使者曰此公臨政之本也善端之發也戒心之萌也使後曰何以知之守仁曰人之情必有所不敢忽也而後著於其念必有所不敢忘也而後存於其心著於其念存於其心而後見之於顏色言論志之於弓矢几杖盤盂劔席繪之於圖畫而日省之於其心是故思馳騁者愛觀夫射獵遊田之物其逸樂者喜親夫博局燕飲之具公之見於圖繪者不於彼而於此吾是日知其為善端之發也吾是日知其為戒心之萌也其殆警惕夫人為而謹修其政令也歟其殆致察乎氣運而奉若夫天道也歟夫警惕者萬善之本而衆美之基也公克念於是其可呂為賢乎由是因人事呂達於天道因一月之候呂觀夫世運會元呂探萬物之幽蹟而窮天地之始終皆於是乎始吾是呂喜聞而樂道之為之叙而不辭也

送毛憲副致仕歸桐江書院序戊辰

正德己巳夏四月貴州按察司副使毛公承上之命得致其仕而歸先是公嘗卜桐江書院於子陵釣臺之側者幾年矣至是將歸老焉謂其志之始獲遂也甚喜而同僚之良惜公之去乃相與咨嗟不忍集而

餞之南門之外酒既行有起而言於公者曰君子之道出與處而已其出也有所爲其處也有所樂公始以名進士從政南部理繁治劇頽然已有公輔之望及爲方面於雲貴之間者十餘年內厘其軍民外撫諸戎蠻夷政務舉而德威著雖或曰是召嫉取謗而名稱亦用是益顯建立暴於天下斯不謂之有所爲乎今茲之歸脫屣聲利垂竿讀書樂泉石之清幽就烟霞而屏迹寵辱無所與而世累無所加斯不謂之有所樂乎公於出處之際其亦無憾焉耳已公起拜謝復有言者曰雖然公之出而仕也太夫人老矣生

大夫忠襄公又遺未盡之志欲仕則違其母欲養則違其父不得已權二者之輕重出而自奮於功業人徒見公之憂勞爲國而忘其家不知凡以成忠襄之志而未嘗一日不在於大夫人之養也今而歸告成於忠襄之廟拜太夫人於膝下旦夕承懽伸色養之孝公之願遂矣而其勞國勤民拳拳不舍之念又何能釋然而忘之則公雖欲一日遂歸休之樂蓋亦有所未能也公復起拜謝又有言者曰雖然君子之道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之而不行者往而不返者也舍之而不藏者溺而不止者也公之用也既有曰行

之其舍之也有弗能藏者乎吾未見夫有其用而無其體者也公又起拜遂行陽明山人聞其言而論之曰始之言道其事也而未及於其心次之言者得公之心矣而未盡於道終之言者盡於道矣不可曰有加矣斯公之所允蹈者乎諸大夫皆曰然子盍書之
呂贈從者

恩壽雙

詩後序戊辰

正德丙寅丹徒沙隱王公壽七十配孺人嚴六十有九其年天子以厥子侍御君貴封公監察御史配為孺人在朝之彥咸為歌詩後上之德以祝公壽

美侍御君之賢又明年侍御君奉

命巡按貴陽以

王事之靡盬將厥父母之弗遑也載是冊以俱每陟屺岵望飛雲徘徊瞻戀喟然而興嘆黯然而長思輒取是冊而披之而微諷之而長歌詠嘆之呂舒其懷見其志雖身在萬里固若稱觴膝下聞詩禮而趨於庭也大夫士之有事於貴陽者自都憲王公而下復相與歌而和之聯為巨帙屬守仁叙於其後夫孝子之於親固有不必要捧觴戲綵呂為壽不必柔滑旨甘呂為養不必候起居奔走扶携呂為勞者非子之心謂不必如是也子之心願如是而親呂為不必如是

必如彼而後吾之心始樂也子必為是不為彼且拂其情而曰吾且為孝其得為養志乎孝莫大乎養志親之願於其子者曰弘乃德遠乃猶嘻嘻旦夕孰與名垂簡冊且顯我於無盡飲食口體孰與澤被生民且張我之能施服勞奔走孰與比迹夔臯且明我之能教非必親之願於其子者咸若是也親且是願其子而子弗能焉弗可得而願也子能之而親弗且願其子焉弗可得而能也且是願其子者賢父母也且是承於其父母者賢子也二者恒百不一遇焉其庸可冀乎侍御君之在朝則忠愛達於上其巡按於

茲也則德威敷於下凡其宣布恩惠摩赤子起其疾而乳哺之者孰非公與孺人之慈凡其懾大奸使不得肆祛大弊使不復作爬梳調服撫諸夷而納之夏且免天子一方之顧慮者孰非侍御君之孝而凡若此者亦孰非侍御君之所且壽於公與孺人之壽哉公孺人之賢斬太史之序詳矣其所且修其身教其家誠可謂有是父有是子是詩之作不為虛與諛故為序之云爾

重刊文章軌範序 戊辰

宋謝枋得氏取古文之有資於場屋者自漢迄宋凡

六十有九篇標揭其篇章句字之法名之曰文章軌
範蓋古文之興不止於是是獨爲舉業者設耳世之
學者傳習已久而貴陽之士獨未之多見侍御王君
汝楫於按歷之暇手錄其所記憶求善本而校是之
謀諸方伯郭公輩相與捐俸廩之資錢之梓將呂嘉
惠貴陽之士曰朽得爲宋忠臣固呂舉業進者是吾
微有訓焉屬守仁叙一言於簡首夫自百家之言興
而後有六經自舉業之習起而後有所謂古文古文
之去六經遠矣由古文而舉業又加遠焉士君子有
志聖賢之學而專求之於舉業何啻千里然中世呂

是取士士雖有聖賢之學堯舜其君之志不呂是進
終不大行於天下蓋士之始相見也必呂贊故舉業
者士君子求見於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飾是謂無
禮無禮無所庸於交際矣故夫求工於舉業而不事
於古作弗可工也弗工於舉業而求於倖進是僞飾
羔雉呂罔其君也雖然羔雉飾矣而無恭敬之實焉
其如羔雉何哉是故飾羔雉者非呂求媚於主致吾
誠焉耳工舉業者非呂要利於君致吾誠焉耳世徒
見夫由科第而進者類多徇私媒利無事君之實而
遂歸咎於舉業不知方其業舉之時惟欲釣聲利弋

身家之腴呂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鄒孟氏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伊川曰自洒掃應對可以至聖人夫知恭敬之實在於飾羔雉之前則知堯舜其君之心不在於習舉業之後矣知洒掃應對之可且進於聖人則知舉業之可且達於伊傳周召矣吾懼貴陽之士謂二公之爲是舉徒呂資其希寵祿之筌蹄也則二公之志荒矣於是乎言

五經臆說序戊辰

得魚而忘筌醪盡而糟粕棄之魚醪之未得而曰是筌與糟粕也魚與醪終不可得矣五經聖人之學具

焉然自其已聞者而言之其於道也亦筌與糟粕耳竊嘗怪夫世之儒者求魚於筌而謂糟粕之爲醪也夫謂糟粕之爲醪猶近也糟粕之中而醪存求魚於筌則筌與魚遠矣龍場居南夷萬山中書卷不可携日坐石穴默記舊所讀書而錄之意有所得輒爲之訓什期有七月而五經之旨略遍名之曰臆說蓋不必盡合於先賢聊寫其胸臆之見而因呂娛情養性焉耳則吾之爲是固又忘魚而釣寄興於麴蘖非誠旨於味者矣嗚呼觀吾之說而不得其心呂爲是亦筌與糟粕也從而求魚與醪焉則失之矣夫說凡四

十六卷經各十而禮之說尚多缺僅六卷云

潘氏四封錄序 辛未

歛潘氏之仕於朝者戶部主事君選大理寺副君
珎戶部員外君旦南大理評事君鑑凡四人正德五
年冬珎旦以上三載蒙選鑑以兩宮微號旬月之
間皆得推恩封其親如其官焉於是叙八制為錄修
上之賜以光其族裔而來謂某曰德下寵浮若之何
其可請一言以永我潘氏某曰一族而四顯來者相
望也其盛哉夫一月之間而均被榮渥則又何難也
蓋吾聞之大山之木千仞而四榦垂于四峰之巔飛

鳥之鳴聲不相及也春氣至而四榦之杪花葉若
則其所出之根固有不期致焉潘氏之在婺聞望自
宋元而來其培本則厚四子者固亦潘氏之四榦矣
是惟否塞閉晦苟際明期而諧景會其軒竦條達孰
禦而天寵命之沾暨不約而同也其又足異哉雖
然木之生風霆之鼓舞炎暑之酷烈陰寒冰雪之嚴
沍剝落彼凝其精堅其質而完其氣非獨雨露之沾
濡生成之也夫恩寵爵祿雨露也號令宣播風霆也
法度政事之苛密煩困炎暑也時之險阨患難顛沛
陰寒冰雪之嚴沍剝落也何適而非生成四子蓋亦

略嘗歷之斯材中樞柱而任梁棟矣吾願潘氏之益
培其根也四子拜而起曰吾其益培之以忠孝乎概
之以誠敬乎植之以義而防之以禮乎某曰然則潘
氏之軒竦條達其益無窮爾已矣某不為應酬詩文
餘四年矣寺副君之為暨陽也予嘗許之文未及為
而有南北之別今茲復見於京師而以是責償焉故
不得而辭也

送章達德歸東雁序 辛未

章達德將歸東雁石龍山人為之請於是甘泉子托
以考槃陽明子為之賦衡門客有在坐者啞然曰異

哉二夫子之言吾不能知之夫闕爾形無瑩爾精也
其可矣今茲將惟職業之弗遑而暇雁蕩之懷乎彼
章子者雁蕩之產矣則又可以居而弗居依依於京
師者數年而未返是二者交相慕乎其外也夫苟游
心恬淡而栖神於流俗塵囂之外環堵之間其無屏
霞天柱乎雁蕩又奚必造而後至不然托踪泉石而
利祿狃其中雖廬雲霄之頂其得而居諸於是陽明
子仰而喟俯而默卒無以應之也志其言以遺章子
曰客見吾杜權焉行矣子毋忘客之言亦無以客之
言而忘甘泉子之托

壽湯雲谷序甲戌

弘治壬戌春某西尋句曲與丹陽湯雲谷偕當是時雲谷方爲行人留意神仙之學爲予談呼吸屈伸之術疑神化氣之道蓋無所不至及與之登三茅之巔下探華陽休玉宸感陶隱君之遺迹慨嘆穢濁飄然有脫屣人階之志予時皆未之許也雲谷意不然之曰子豈有見於吾乎予曰然子之眉間慘然猶有但世之色是道也遲之十年庶幾矣雲谷曰子見吾之貌而吾信吾之心旣別雲谷尋入爲給事中又遷爲右給事殫心職務驅逐瘁勞竟以直道抵權奸斥外

而予亦以言事得罪奔走謫鄉不相見者十餘年至是正德癸酉某月予自吏部徙守南太僕再過丹陽而雲谷已家居三年矣訪之迎謂予曰尚憶眉間之說乎吾信吾之心而不若子之見吾貌何也今果十年而始出於混塗是則信矣然謂吾之庶幾也則貌益衰年益逝去道益遠獨是若未之盡然耳予曰乃今則幾矣今吾又聞子之言見子之貌矣又見子之廬矣又見子之鄉人矣雲谷曰異哉言貌旣遠矣廬與鄉人亦可以見我乎曰古之有道之士外槁而中澤處隘而心廣累釋而無所撓其精機忘而無所忤

於俗是故其色愉愉其居于其所遭若清風之披物而莫知其所從往也今子之步徐髮改而貌若益億然而其精藏矣言下意懇而氣若益衰然而其神守矣室廬無所增益於舊而志意擴然其累釋矣鄉之人相忘於賢愚貴賤且以爲慈母且以爲嬰兒其機忘矣夫精藏則太和流神守則天光發累釋則怡愉而爭機忘則心純而一四者道之證也夫道無在而神無方安常處順其至矣而又何人間之脫疑乎雲谷曰有是哉吾信吾之心乃不君子之見吾廬與吾鄉人也於是雲谷年七十矣是月值其懸弧鄉人

方謀所以祝壽者聞予至皆來請言予曰嘻子之鄉先生既幾於道而尚以壽爲賀乎夫壽不足以爲子之鄉先生賀子之鄉而有有道之士若子之鄉先生者使爾鄉人之子弟皆有所矜式視做出而事君則師其道以用世入而家居則師其道以善身若射之有的各中乃所向則是先生之壽乃於爾鄉之人復有足賀也已明年三月予遷官鴻臚而鄉之人復以書來請遂追書之

文山別集序

甲戌

文山別集者宋丞相文山先生自述其勤王之所經

歷後人因而採集之以成者也其間所值險阻艱難
顛沛萬狀非先生之述固無從而盡知者先生忠貞
節蓋宇宙皆於是而有據後之人因詞考迹感先生
之大義油然而興起其忠君愛國之心固有泫然泣下
裂背扼腕思喪元首之無地者是集之有益於臣道
豈小小哉古之君子之忠於其君求盡吾心焉以自
慊而已亦豈屑屑言之以漸知於世然而仁人之心
忠於其君亦欲夫人之忠於其君也忠於其君則盡
心焉已欲夫人忠於其君而思以吾之忠於其君者
啓其良心固有人弗及知之者非自言之何由以及

人乎斯先生之所爲自述將以教世之忠也當其時
伏節死義之士無不備載亦因是以有傳是又與人
爲善者也是集也在先生之自盡若嫌於漸世之知
以先生之教人則吾惟恐其知之不盡也在先生之
自盡若可以無傳以先生之與人爲善則吾惟恐其
傳之不遠也先生之裔孫今太僕少卿公宗嚴復刻
是集而屬某爲之序某之爲廬陵也公之族弟某嘗
以序請茲故不可得而辭嗚呼當顛沛之心而不忘
乎與人爲善者節之裕也致自盡之心而欲人同歸
於善者忠之推也不以漸知爲嫌而行其教人之誠

者仁之薦也象賢崇德以章其先世之美之謂孝明
訓述事以廣其及人之教之謂義吾於是集之序無
愧辭耳矣

金壇縣志序

乙亥

麻成劉君天和之尹金壇也三月而政成考邑之故
而創志焉曰於乎艱哉吾欲觀風氣之所宜民俗之
所尚而無所證也以諏於鄉老有遺聽焉吾欲觀往
昔之得失民俗之急緩弛張先後之無所稽也以詢
於閭野有遁情焉吾欲觀山川之條理疆域之所際
道路井邑之往來聚散制其經適其變而無所裁也

則以之闢荒穢入林麓有以歷焉亦惟文獻之未足
而爾已也嗚呼古君子之忠也舊政以告於新尹
吾何以盡吾心哉夫政有時而或息焉告有時而或
窮焉書之冊而世守之斯其爲告也不亦遠乎志成
使來請序吾觀之秩然其有倫也錯然其有章也天
也物之祖也地也物之妣也故先之以天文而次之
以地理地必有所產故次之以食貨物產而事興故
次之以官政政行而齊之以禮則教立故次之以學
校學以興賢故次之以選舉賢興而後才可論也故
次之以人物人物必有所居故次之以宮室居必有

所事事窮則變變則通故次之以雜志終焉嗚呼此豈獨以志其邑之故君子可以觀政矣夫經之天文所以立其本也紀之地理所以順其利也參之食貨所以遂其養也綜之官政所以均其施也節之典禮所以成其俗也達之學校所以新其德也作之選舉所以用其才也考之人物所以辯其等也修之宮室所以安其居也通之雜志所以盡其變也故本立而天道可睹矣利順而地道可因矣養遂而民生可厚矣施均而民政可平矣俗成而民志可立矣德新而民性可復矣才用等辯而民治可久矣居安盡變而民義不墮矣修此十者以治達之邦國天下可也而况於邑乎故曰君子可以觀政矣

送南元善入覲序 乙酉

渭南南侯之守越也越之敝數十年矣巨奸元惡窟據根盤良牧相尋未之能去政積事墮俗因隳靡至是乃斬然翦剔而一新之克惡貪殘禁不得行而狡僞淫侈游惰苟安之徒亦皆拂戾失常有所不便相與斐斐緝緝構讒騰誹城狐社鼠之奸又從而黨比翕張之謗遂大行士夫之爲元善危者沮之曰謗甚矣蓋已諸元善如不聞也而持之彌堅行之彌決且

曰民亦非無是非之心而蔽昧若是固學之不講而
教之不明也吾寧無責而獨以咎歸於民則日至學
宮進諸生而作之以聖賢之志啓之以身心之學士
亦蔽於習染闕然疑恠以駭曰是迂闊之談將廢吾
事則又相與斐斐緝緝訾毀而詆議之士夫之爲元
善危者沮之曰民之謗若火之始炎士又從而膏之
孰能以無燼乎益遂已諸元善如不聞也而持之彌
堅行之彌決則又緝稽山書院萃其秀穎而日與之
諄諄焉亶亶焉越月踰時誠感而意孚三學泊各邑
之士亦漸以動日有所覺而月有所悟矣於是爭相

奮曰吾乃今知聖賢之必可爲矣非侯之至吾其已
夫侯真吾師也於是民之謗者亦漸消沮其始猶曰
侯之於我利害半我之於侯恩怨半至是惠洽澤流
而政益便相與悔曰吾始不知侯之愛我也而反以
爲殃我也吾始不知侯之拯我也而反以爲勞我也
我其無入之心乎侯真吾之嚴父也慈母也於是侯
且入覲百姓皇皇請留不得相與謀之多士曰吾去
慈母吾將安哺乎嚴父吾去吾將安恃乎士曰吁嗟
維父與母則生爾身維侯我師實生我心吾寧可以
一日而無吾師之臨乎則相與假重於陽明子而乞

留焉陽明子曰三年之覲大典也侯焉可留乎雖然此在爾士爾民之心夫承志而無違子之善養也離師友而不背弟子之善學也不然雖居膝下而侍几杖猶爲不善養而操戈入室者也奚必以留侯爲哉衆皆默然良久曰公之言是也相顧逡巡而退明日復師生相率而來請曰無以輸吾之情願以公言致之於侯庶侯之過其來旋而有以速諸生之化慰吾民之延頸也

。送聞人邦允序

聞人言邦允者陽明子之表弟也將之官閩之嶮峽

而請言陽明子謂之曰重矣勿以進非科第而自輕榮矣勿以官卑而自慢夫進非科第則人之待之也易以輕從而自輕者有矣官卑則人之待之也易以慢從而自慢者有矣夫科第以致身而恃以爲暴是厲階也高位以行道而遽以媒利是盜資也於吾何有哉吾所謂重吾有良貴焉耳非矜與教之謂也吾所謂榮吾職易舉焉耳非顯與耀之謂也夫以良貴爲重舉職爲榮則夫人之輕與慢之也亦於吾何有哉行矣吾何言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五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六

序記說

別三子序 丁卯

自程朱諸大儒沒而師友之道遂亡六經分裂於訓
詁支離蕪蔓於辭章業舉之習聖學幾於息矣有志
之士思起而興之然卒徘徊咨逡而不振因弛
然自廢者亦志之弗立弗講於師友之道也夫一人
爲之二人從而翼之已而翼之者益衆焉雖有難爲
之事其弗成者鮮矣一人爲之二人從而危之已而
危之者益衆焉雖有易成之功其克濟者亦鮮矣故

凡有志之士必求助於師友無師友之助者志之弗立弗求者也自予始知學即求師於天下而莫予誨也求友於天下而與予者寡矣又求同志之士二三子之外邈乎其寥寥也殆予之志有未立邪蓋自近年而又得蔡希顏朱守中於山陰之白洋得徐曰仁於餘姚之馬堰曰仁予妹婿也希顏之深潛守中之明敏曰仁之溫恭皆予所不逮三子者徒以一日之長視予以先輩予亦居之而弗辭非能有加也姑欲假三子者而爲之證遂忘其非有也二三子者亦姑欲假予而存師友之餽羊不謂其不可也當是之時

其相與也亦渺乎難哉予有歸隱之圖方將與三子就雲霞依泉石追濂洛之遺風求孔顏之真趣灑然而樂超然而遊忽焉而忘吾之老也今年三子者爲有司所選一舉而盡之何予得之之難而有司者襲取之之易也予未暇以得舉爲三子喜而先以失助爲予憾三子亦無喜於其得舉而方且戚於其去予也漆雕開有言吾斯之未能信斯三子之心歟曾點志於詠歌浴沂而夫子喟然與之斯予與三子之冥然而契不言而得之者歟三子行矣遂使舉進士任職就列吾知其能也然而非所欲也使遂不進而歸

詠歌優游有日吾知其樂也然而未可必也天將降
大任於是人必先違其所樂而投之於其所不欲所
以衡心拂慮而增其所不能是玉之成也其在茲行
歟三子則焉往而非學矣而予終寡於同志之助也
三子行矣沈潛剛克高明柔克非箕子之言乎温恭
亦沈潛也三子識之焉往而非學矣苟三子之學成
雖不吾適其爲同志之助也不多乎哉增城湛原明
宦於京師吾之同道友也三子往是焉猶吾見也已

贈林以吉歸省序辛未

陽明子曰求聖人之學而弗成者殆以志之弗立歟

天下之人志輪而輪焉志表而表焉志巫醫而巫醫
焉志其事而弗成者吾未之見也輪表巫醫遍天下
求聖人之學者間數百年而弗一二見爲其事之難
歟亦其志之難歟弗志其事而能有成者吾亦未之
見也林以吉將求聖人之事過予而論學予曰子盍
論子之志乎志定矣而後學可得而論子聞也將聞
是求而予言子以越之道路弗之聽也予越也將越
是求而予言予以聞之道路弗之聽也夫久溺於流
俗而驟語以求聖人之事其始也必將有自餒而不
敢當已而舊習牽焉又必有自眩而不能決已而外

議奪焉又必有自沮而或以懈夫餒而求有以勝之
眩而求有以信之沮而求有以進之吾見立志之難
能也已志立而學半四子之言聖人之學備矣苟志
立而於是乎求焉其切磋講明之益以吉自取之尚
其有窮也哉見素先生子諸父也子歸而以予言正
之且以爲何如

送宗伯喬白巖序辛未

大宗伯白巖喬先生將之南都過陽明子而論學陽
明子曰學貴專先生曰然予少而好亦食忘味寢忘
寐目無改觀耳無改聽蓋一年而誦如如之人三年而

國中莫有予當者學貴專哉陽明子曰學貴精先生
曰然予長而好文詞字字而求焉句句而鳩焉研衆
史覈百氏蓋始而希迹於宋唐終焉浸入於漢魏學
貴精哉陽明子曰學貴正先生曰然予中年而好聖
賢之道奕吾悔焉文詞吾媿焉吾無所容心矣子以
爲奚若陽明子曰可哉學奕則謂之學學文詞則謂
之學學道則謂之學然而其歸遠也道大路也外是
荆棘之蹊鮮克達矣是故專於道斯謂之專精於道
斯謂之精專於奕而不專於道其專溺也精於文詞
而不精於道其精僻也夫道廣矣大矣文詞技能於

是乎出而以文詞技能爲者去道遠矣是故非專則不能以精非精則不能以明非明則不能以誠故曰惟精惟一精精也專一也精則明矣明則誠矣是故明精之爲也誠一之基也一天下之大本也精天下之大用也知天地之化育而况於文詞技能之末乎先生曰然哉予將終身焉而悔其晚也陽明子曰豈易哉公卿之不講學也久矣昔者衛武公年九十而猶詔於國人曰毋以老耄而棄予先生之年半於武公而功可倍之也先生其不媿於武公哉某也敢忘國士之交警

贈王堯卿序辛未

終南王堯卿爲諫官三月以病致其事而去交遊之贈言者以十數而猶乞言於予甚哉吾黨之多言也夫言日茂而行益荒吾欲無言也久矣自學術之不明世之君子以名爲實凡今之所謂務乎其實皆其務乎其名者也可無察乎堯卿之行人皆以爲高矣才人皆以爲美矣學人皆以爲博矣是可以無察乎自喜於一節者不足與進於全德之地求免於鄉人者不可以語於聖賢之途氣浮者其志不確心麓者其造不深外誇者其中日陋矣已吾惡夫言之多也

虎谷有君子類無言者堯卿過焉其以予言質之

別張常甫序辛未

太史張常甫將歸省告别於司封王某日期之別也何以贈我乎其曰處九月矣未嘗有言焉期之別又多乎哉常甫曰斯邦奇之過也雖然必有以贈我某曰工文詞多論說廣探極覽以爲博也可以爲學乎常甫曰知之辯名物考度數釋經正史以爲密也可以爲學乎常甫曰知之整容色脩辭氣言必信動必果談說仁義以爲行也可以爲學乎常甫曰知之曰去是三者而恬淡其心專一其氣廓然而虛湛然而定以爲靜也可以爲學乎常甫默然良久曰亦知之某曰然知之古之君子惟有所不知也而後能知之後之君子惟無所不知是以容有不知也夫道有本而學有要是非之辯精矣義利之間微矣斯吾未之能信焉曷亦姑無以爲知之也而姑疑之而姑思之乎常甫曰唯吾姑無以爲知之而姑疑之而姑思之期而見吾有以復於子

別湛甘泉序壬申

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軻絕又二千餘年而周程續自是而後言益詳道益晦

析理益精學益支離無本而事於外者益繁以難蓋
孟氏患楊墨周程之際釋老大行今世學者皆知宗
孔孟賤楊墨擯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於世然吾從
而求之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愛
者乎其能有若楊氏之爲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
清淨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老釋
之思哉彼於聖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
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僞謂聖人之
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爲而徒取辯於言詞之
間苦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
爲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大患者
豈非記誦詞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
析之太精者之過歟夫楊墨老釋學仁義求性命不
得其道而偏焉固非若今之學者以仁義爲不可學
性命之爲無益也居今之時而有學仁義求性命外
記誦詞章而不爲者雖其陷於楊墨老釋之偏吾猶
且以爲賢彼其心猶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後
可與之言學聖人之道其幼不問學陷溺於邪僻者
二十年而始究心於老釋賴天之靈因有所覺始迺
沿周程之說求之而若有得焉顧一二同志之外莫

予翼也岌岌乎仆而復興晚得友於甘泉湛之子而後吾之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則予之資於甘泉多矣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爲禪誠禪也吾猶未得而見而况其所志卓爾若此則如甘泉者非聖人之徒歟多言又烏足病也夫多言不足以病甘泉與甘泉之不爲多言病也吾信之吾與甘泉友意之所在不言而會論之所及不約而同期於斯道斃而後已者今日之別吾容無言夫惟聖人之學難明而易惑習俗之降愈下而益不可回任重道遠雖已無俟於言顧復於吾心若有不

容已也則甘泉亦豈以予言爲贅乎

別方叔賢序

辛未

予與叔賢處二年見叔賢之學凡三變始而尚辭再變而講說又再變而慨然有志聖人之道方其辭章之尚於予若冰炭焉講說矣則適合者半及其有志聖人之道而沛然於予同趣將遂去之西樵山中以成其志叔賢亦可謂善變矣聖人之學以無我爲本而勇以成之予始與叔賢爲僚叔賢以郎中故事位吾上及其學之每變而禮予日恭卒乃自稱門生而待予以先覺此非脫去世俗之見超然於無我者不

能也雖橫渠子之勇撒臯比亦何以加於此獨愧予
之非其人而何以當之夫以叔賢之善變而進之以
無我之勇其於聖人之道也何有斯道也絕響於世
餘三百年矣叔賢之美有若是是以樂爲吾黨道之

別王純甫序

壬申

王純甫之掌教應天也陽明子既勉之以孟氏之言
純甫謂未盡也請益曰道未之嘗學而以教爲職鰥
官其罪矣敢問教何以哉陽明子曰其學乎盡吾之
所以學者而教行焉耳曰學何以哉曰其教乎盡吾
之所以教者而學成焉耳古之君子有諸已而後求

諸人也曰剛柔淳漓之異厝矣而盡之我教其可一
乎曰不一所以一之也大之於物也巨微修短之殊
位而生成之一也惟技也亦然弓冶不相爲能而其
足於用亦一也匠斲也陶埴也圻墁也其足以成室
亦一也是故立法而考之技也各詣其巧矣而同足
於用因人而施之教也各成其材矣而同歸於善仲
尼之答仁孝也孟氏之論貨色也可以觀教矣曰然
則教無定法乎昔之辯者則何嚴也曰無定矣而以
之必天下則弓焉而冶廢匠焉而陶圻廢聖人不欲
人人而聖之乎然而質人人殊故辯之嚴者曲之致

也是故或失則隘或失則又或失則流矣是故因人而施者定法矣同歸於善者定法矣因人而施質異也同歸於善性同也夫教以復其性而已由堯舜而來未之有改而謂無定乎

別黃宗賢歸天台序

壬申

君子之學以明其心其心本無昧也而欲爲之蔽習爲之害故去蔽與害而明復匪自外得也心猶水也汚入之而流濁猶鑿也垢積之而光昧孔子告顏淵克己復禮爲仁孟軻氏謂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夫已危而誠固無待乎其外也世儒旣叛孔孟之說

昧於大學格致之訓而徒務博乎其外以求益乎其內皆入汚以求清積垢以求明者也弗可得已守仁幼不知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疾疚之餘求諸孔子子思孟軻之言而恍若有所見其非守仁之能也宗賢於我自爲童子即知棄去舉業勵志聖賢之學循世儒之說而窮之愈勤而益難非宗賢之罪也學之難易失得也有原吾嘗爲宗賢言之宗賢於吾言猶渴而飲無弗入也每見其溢於面今旣豁然吾黨之良莫有及者謝病去不忍予別而需予言夫言之而莫予聽倡之而莫予和自今失吾助矣吾則忍於宗

賢之別而容無言乎宗賢歸矣爲我結廬天台鴈蕩
之間吾將老焉終不使宗賢之獨往也

贈周瑩歸省序 乙亥

永康周瑩德純嘗學於應子元忠既乃復見陽明子
而請益陽明子曰子從應子之所來乎然曰應子則
何以教子曰無他言也惟日誨之以希聖希賢之學
毋溺於流俗且曰斯吾所嘗就正於陽明子者也子
而不吾信則盍親往焉瑩是以不遠千里而來謁曰
子之來也猶有所未信乎曰信之曰信之而又來何
也曰未得其方也陽明子曰子既得其方矣無所事

於吾周生悚然有問曰先生以應子之故望卒賜之
教陽明子曰子既得之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悚然而
起茫然有問曰瑩愚不得其方先生毋乃以瑩爲戲
望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之自永康而來也程幾何
曰千里而遙曰遠矣從舟乎曰從舟而又登陸也曰
勞矣當茲六月亦暑乎曰途之暑特甚也曰難矣具
資糧從童僕呼中途而僕病乃舍賃而行曰茲益難
矣曰子之來既遠且勞其難若此也何不遂返而必
來乎將亦無有強子者乎曰瑩至於夫子之門勞苦
艱難誠樂之寧以是而遂返又俟乎人之強之也乎

曰斯吾之所謂子之既得其方也子之志欲至於吾門也則遂至於吾門無假於人子而志於聖賢之學有不至於聖賢者乎而假於人乎子之舍舟從陸捐僕貸糧冒毒暑而來也則又安所從受之方也生躍然起拜曰茲乃命之方也已抑瑩由於其方而迷於其說必俟夫子之言而後躍如也則何居陽明子曰子未覩乎爇石以求灰者乎火力具足矣乃得水而遂化子歸就應子而足其火力焉吾將儲擔石之水以俟子之再見

贈林典卿歸省序

乙亥

林典卿與其弟遊於大學且歸辭於陽明子曰元叙嘗聞立誠於夫子矣今茲歸敢請益陽明子曰立誠典卿曰學固此乎天地之大也而星辰麗焉日月明焉四時行焉引類而言之不可窮也人物之富也而草木蕃焉禽獸群焉中國夷狄分焉引類而言之不可盡也夫古之學者殫智慮弊精力而莫究其緒焉靡晝夜極年歲而莫竟其說焉析蠶絲擢牛毛而莫既其奧焉而曰立誠立誠盡之矣乎陽明子曰立誠盡之矣夫誠實理也其在天地則其麗焉者則其明焉者則其行焉者則其引類而言之不可窮焉者皆

誠也其在人物則其蕃焉者則其群焉者則其分焉者則其引類而言之不可盡焉者皆誠也是故殫智慮弊精力而莫究其緒也靡晝夜極年歲而莫竟其說也析蠶絲擢牛毛而莫既其奧也夫誠一而已矣故不可復有所益益之是爲二也二則僞故誠不可益不可益故至誠無息典卿起拜曰吾今乃知夫子之教若是其要也請終身事之不敢復有所疑陽明子曰子歸有黃宗賢氏者應元忠氏者方與講學於天台雁蕩之間倘遇焉其遂以吾言諭之

贈陸清伯歸省序之六

陸清伯澄歸歸安與其友二三子論繹所學贈處焉二三子或曰清伯之學日進矣始吾見清伯其氣揚揚然若浮雲其言滔滔然若流波今而日默默爾日慊慊爾日雍雍爾日休休爾有大徑庭焉以是知其進也或曰清伯始見夫子一月一至既而旬一至又既而五六日三四日而一至又既而遷居於夫子之傍後乃請於夫子掃庠下之室而且暮侍焉夫德莫淑於尊賢學莫遑於親師故趨權門者日進於勢遊市肆者日進於利清伯於夫子之道日加親附焉吾未遑其他即是可以知其學之進也矣清伯曰有是

哉澄則以爲日退也澄聞夫子之教而茫然已而歆然忽耿然而疑已而大疑焉又閃然大駭乃忽闐然若有覩也當是時則亦幾有所益矣自是且數月益悠焉游焉業不加脩焉反而求焉俵俵然頽頽然昏蔽擴而愈進私累息而愈興衆妄攻而愈固如上灘之舟屢失屢下力挽而不能前以爲日退也明日又辭於陽明子二三子偕焉各言其所以陽明子曰其然乎其然乎謂已爲日退者進脩之勵善日進矣謂人爲日進者與人爲善者其善亦日進矣雖然謂已爲日退也而意阻焉能無日退乎謂人爲日進也而氣歉焉亦能無日退乎斯又進退之機吉凶之所由分也可無慎乎。

贈周以善歸省序乙亥

江山周以善究心格物致知之學有年矣苦其難而不能有所進也聞陽明子之說而異之意其或有見也就而問之聞其說戚然若有所省歸求其故而不合則遲疑旬日又往聞其說則又戚然若有所省歸求其故而不合則又遲疑者旬日如是往復數月求之既無所獲去之又弗能也乃往告之以其故陽明子曰子未聞昔人之論奕乎奕之爲數小數也不專

心致志則亦不可以得也今子入而聞吾之說出而有鴻鵠之思焉亦何怪乎勤而弗獲矣於是退而齋潔而以弟子之禮請陽明子與之坐蓋默然良久乃告之以立誠之說聳然若仆而興也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大學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中庸乃躍然喜避席而言曰積今而後無疑於夫子之言而後知聖賢之教若是其深切簡易也而後知所以格物致知以誠吾之身吾喜焉吾悔焉十年之攻徒以斃精神而亂吾之心術也悲夫積將以夫子之言告同志裨及時從事於此無若積之底於悔也庶以報夫子之德而無負於夫子之教居月餘告歸陽明子叙其言以遺之使無忘於得之之難也

贈郭善甫歸省序 乙亥

郭子白黃來學踰年而告歸曰慶聞夫子立志之說亦既知所從事矣今茲將遠去敢請一言以爲夙夜勗陽明子曰君子之於學也猶農夫之於田也既善其嘉種矣又深耕易耨去其螽莩時其灌溉早作而夜思皇皇惟嘉種之是憂也而後可望於有秋夫志猶種也學問思辨而篤行之是耕耨灌溉以求於有

秋也志之弗端是萇稗也志端矣而功之弗繼是五
穀之弗熟弗如萇稗也吾嘗見子之求嘉種矣然猶
懼其或萇稗也見子之勤耕耨矣然猶懼其萇稗之
弗如也夫農春種而秋成時也由志學而至於立自
春而徂夏也由立而至於不惑去夏而秋矣已過其
時猶種之未定不亦大可懼乎過時之學非人一已
百未之敢望而猶或作輟焉不亦大可哀乎從吾游
者衆矣雖開說之多未有出於立志者故吾於子之
行卒不能舍是而別有所說子亦可以無疑於用力
之方矣

